

金沙水拍

8

攀枝花日报

2017年9月14日 星期四

责编 袁 晖

版式 卢红芬

投稿QQ:2047001584

河西走廊：秋风冷

□周越 周南

一阵紧似一阵，
这风好像要翻遍河西走廊的每一个角落

翻出地下多年的隐藏
一辆宝剑的寒光，寒光里暗藏一滴血

冒顿单于弯刀的冷森
霍去病率领的马蹄声声
翻出一个人内心守候一生的秘密

绵延千里的河西走廊
祁连山脊背的隆起
就注定成全马超为一代俊杰
看曹操割须弃袍的狼狈笑话
就注定成全汉武帝的一世英名
匈奴单于注定毁于一旦
秋风冷，历史不忍细看
伤眼睛不说，伤了多少豪杰的性命

红颜呢？她们的爱情谁说了算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
秋风冷，一遍又一遍摧毁
男人讲的是家国天下，胸中的山川而女人
只有泪水在风中粉碎
只有目光的等待在秋风中无限延伸

秋风冷，从东到西往返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
吹遍河西走廊的身体
吹进历史的纵深
冰冷峭拔下的一带丝绸
从头到尾充斥喧嚣与寂静
春天是不是真的近了
风一阵比一阵紧

款待秋天

(外一首)

□赵敏

母亲
请风一路捎话——
家里来了客人

父亲从田里回来了
身后跟着丰收
谁说秋天
不善于对陌生人说话
一见面
就说了那么多的
谷子，玉米
洋芋开花

母亲觉得有点烦

忍不住提醒——
他爸，别顺着说话，洒干了
满上月光

山中
风说，那是树的每一天
天蓝着，白云白着
整座山都被阳光抱着

花儿在融化
每一只鸟，都停下来了
小溪忘记叮咚

唯有绿
适合我们多次遗憾

窃喜古诗

□施蓉

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记忆中这是我诵读的第一首古诗。当时年纪尚小的我还不能体会诗里的意境，但是就这样喜欢上了它。一种单纯，毫无理由可言的喜欢，开启了我与古诗的缘分。

读小学时，我除了语文书里的古诗就再无其他可读，并不像现在的孩子，学龄前就有各种版本的专属诗集，所以课本里那有限的几首古诗就显得格外珍贵。我于是特别认真地读背，课堂上还得了老师多次夸奖。

但真正在我心里初掀涟漪的却是《山行》：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尽管当时的我还不能解释清楚何为寒山，心却已经被那条蜿蜒而上的山间小路所牵引，被徘徊于山头的云雾所牵引。每当诵读时，石板小路散发的秋凉似乎已缠绕足间，穿越枫林的秋风似乎正掀起我的裙袂，而这些都抵不过隐居白云深处的人家带给我的神秘，这些人可能是山民，是隐者，但我那小小的心灵却更愿意那是仙人，难道不是只有白衣飘飘的仙人才能配得起这云迷雾绕的意境？当时的课本还为这首诗配了一幅图画：幽曲入山的石径，寥寥几笔的山树和山峰，以及山顶上若有若无的房舍也为这首诗做了极好的注解。还记得老师讲课时说这首诗的末两句是传世的佳句，可那时的我却更加喜欢前两句，到现在我也以前两句展现的不是仙境也是人间仙境。而仙境正好可以满足孩童时的我所有的遐想，格外偏爱也就在情理之中吧。后来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喜欢“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静寂的深山松林缭绕着访客与童子问答的余音，但隐者已不知去向何处，空余访者的惆怅在流云松间回荡。这样的意蕴孩提时的我当然体会不到，不过一句“云深不知处”已足够我放肆地遐想了。

到学习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，我继

续延续这种肆无忌惮的遐想：“日暮苍山云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儿时的我因为诗里有芙蓉山几个字就喜欢上了这首诗，心里想着有这样锦绣花名的山一定也是美丽的吧，何况还有白雪的点缀。等学完以后才发现这可真是一首令人伤感又温暖的诗。雪花簌簌下落的天气，暮色中荒凉的远山，夜半归家时沉重的脚步，这些灰色的背景都因为几声狗叫到那间明亮。心里不禁为千年前的那个夜归人而庆幸：虽然风雪交加，还好总算到家了。年幼的我自然还是不能理解诗的内涵，只是兀自担忧着诗句里夜归者的际遇，又兀自喜欢着诗句带给我的寒夜归家的快乐。

因为诗句中的某个字词就义无反顾地喜欢上上一首诗，这种情况后来一直时有发生。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就是为了“暗香”一词而心生欢喜。尽管无法言明暗香究竟是怎样的香气，只想到它悄然而来就没法不喜欢。冰冷的墙角，寂寞的红梅，漫天飞雪覆盖了它的枝丫，却遮不住隐隐的清香。后来我还为这首诗画过一幅红梅小品。一枝红梅还有几分意思，但白雪皑皑中如春草般暗暗滋生的一缕幽香却是让我束手无策。

等到与杜牧的诗句重逢，是在小学快毕业时诵读他的《江南春》：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彼时，我无暇过多顾及注解中说明的诗歌中的兴亡之感，只是一边为着花红柳绿、莺啼燕啾、酒旗招展的江南而激动，一边为着想象中的村居、酒家、楼台、寺庙在烟雨中朦胧而惆怅。

“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。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。”是那时最喜欢的一首边塞诗。喜欢诗句描写的月黑风高、轻骑逐敌的场面。想象中那位年轻的将军全身戎装，仗剑执轡，在大雪纷飞的荒野，带领着士兵趁胜追击落败的敌将，凛冽的寒风吹起他战袍的一角。记忆中我是那样艳羡将军的艺高胆大，故而即便诗句并未说明将军是老或是少，但我就是固执地认

定这将军是年轻。至于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是在一本讲古诗的连环画上读到的。小小年纪当然不懂物是人非的沧桑，却一厢情愿在想象中重现桃之夭夭、美人如玉的画面，并且也会莫名其妙地生出淡淡的忧伤。

童年在对古诗的诵读和幻想中度过。因为家中既无喜爱古诗的兄弟姐妹和长辈，同学中也没发现有这样相同爱好的人，加上性格腼腆，对古诗的喜爱就变成了了一种隐蔽的行为。我几乎没有在亲朋面前背诵过古诗，更不用说以此来表现自己的聪明，换取奖励了。我只是在偶尔写完作业后，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小竹凳上默默地读，默默地想。夕阳给我的身影镀上一层金色，直到家中大人叫我吃晚饭，才如梦初醒。

古诗这种无法分享的欢喜还表现在我的语文课上。课堂上我读诗、背诗都很自信，可是老师要我讲讲对诗句的理解我就完全不知所措了，除了照着注解硬生生地解读，再无其他办法。其实，那个时候我有多着急啊，我遐想的无数美丽画面，就这样因为我贫乏的语言而湮灭，所有随古诗而来的欢喜与哀愁都只能是一个人的孤独。

成年后有了更多古诗的集子，还参加了朗诵比赛，却发现对古诗的喜爱之情竟然不如儿时，与儿时相比理性多于情感，形式多于实质。于是不可避免地怀念起从前那份秘不可宣的喜爱，也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古诗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。

现在，每当我在课堂上教授古诗，看见那些熟悉的诗句跃然纸上，听见孩子们的朗声诵读，我都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，只是诗句还是从前的诗句，而我已不是从前的我。虽然如此，还是难忘儿时对古诗那份无法言说的喜爱，因为这种喜爱，让童年时的我所有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有了最动人去处，也让我琐碎的人生会在偶有机会时回到曾经的夕阳下、院落里、竹凳上……

这样的人生想来应该也还算不错吧！

野塘秋



□路米森

野塘，在南方，在北方，到处都有。喜欢这个“野”字，自然而成，天然造就；形状不一，大小不同，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大地上，是大地一只只明亮的眼睛。一只只澄澈的眼睛，仰望着天空的太阳、月亮，还有纷繁的星星。默默地，作一场无声的对话。地久天长，把彼此对话成一种永恒。

什么都是“野”的，恣意的水，水中的游鱼，水面飞翔的鸟儿，岸边湿地生长的各种各样的水草。许多事物，你都叫不出它们的名字，因为太“野”，“野”到你无处、无法捕捉到它们的名字。

进入秋天，野塘，“野”性弥足。

不过，这种“野”，不是狂放不羁，更不是肆无忌惮；更多的是，以一种清冷、萧疏，甚至萧瑟、冷寂的情状展现着——安静、肃静，如处子。

雨水减少，泥沙沉淀。塘水清澈，一碧见底。水的清，是一种清冷的“清”，站立水边，一早一晚，你会感受到一份冷澈的寒气。一丝丝，一缕缕，一阵阵，浸肤袭骨，这份寒气，会让你觉得：秋是愈加深了。

水中，有游鱼，野生的。大多是鲤鱼、鲫鱼、麦穗鱼等常见淡水鱼。鱼，不

会很多，也不会很大；一方池塘，是难以长成大鱼的；几十条鱼，或者上百条鱼，在水中，自由自在地游着，不紧不慢，从容不迫。柳宗元《小石潭记》：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。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，佴然不动；俛尔远逝，往来翕忽。似与游者相乐。”柳宗元的文字，虽是写“潭”中鱼，但实在也是“塘中鱼”的大好写照。

贵在自在，“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”野塘中鱼，最是能彰显一份“鱼之乐”。

塘边，多水草。香蒲、芦苇、草地早熟禾、蔓草等等，更有许多你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水草。进入秋天，这些水草，不再柔软，而是渐趋生硬。草木，开始做起了生命的减法。每一枚叶片，都开始了它的枯萎的过程，缓缓地，变黄，变疏，变枯。

风一起，便发出唰唰唰的声音，那种声音有一种金石的味道。我听到了李清照翻阅《金石录》，枯黄纸张的声响；一页页，打开了一扇扇历史的大门。

群鸟，从芦苇中霍然飞起，于是，“群鸟肃肃，有列其行”，满是灵动的诗意。

秋深到一定程度，芦花就白了。

“芦花瑟瑟秋水寒”，芦花映秋水，天寒肃肃，秋的意味浓到化不开的程度。这样的时节，最是适合于塘边静坐了，不管

是白天，还是夜晚。

若然是白天，寒潭清影，霜清水落，芦苇苍苍；一个人，静静地坐着，听一曲《汉宫秋》，或者《平沙落雁》，都好，都能生发一份苍凉、沧桑的味道。沧桑，未必不好；我觉得，沧桑实则是一种“大寂静”，最能慰藉一个人萧索的情怀。

禁不住，长啸一声，长啸一声……

若然是晚上，特别是一个明月高悬的夜晚，静坐池塘边，寒潭冷月，水中静影沉璧，水面月色溶溶，就完全是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塘边垂钓，一根鱼竿，一顶斗笠。鱼线甩入水中，水波不兴，“一潭明月钓无痕”。

静谧，静谧出一幅画境。

古人风雅，多有“野塘送别”的风雅之事。而且，亦多入诗入画。

这在中国山水画中，体现尤为突出。八大山人，天光自明，曾经作过一系列的题画诗，其中一首《无题》，就是写“野塘送别”的，其诗曰：“无心随鸟去，相送野塘秋。更约芦花白，斜阳共钓舟。”

人“无心”鸟“无意”，看似一派洒脱，实则，蕴含不尽殷殷思念之情。安放在天光秋色、大好自然之中了。

闲云野鹤，是“八大”；野塘秋色，寄情怀。

消失了的生活书店

□吴兴刚

不知不觉间，脚步挪动到了十字路口，远远的目光就不自觉地转向红绿灯斜对面的街口，那个熟悉的招牌仍然招摇着，在明晃晃的阳光下，“生活书店”四个字依然是那么亲切和自然。眼光再往下移动，看到几个人正在墙面上抹着已经搅拌过的水泥。

“生活书店已经名存实亡了”。所谓名存，也只不过就是那块还没有来得及摘下的招牌而已，昔日里那些散发着香味的书架、杂志、报纸、小说、诗歌、散文……不复存在了，那个看上去时常有些微笑挂在脸上的老板和老板娘都已经离开了。

已经记不起，米易县城里的生活书店是什么时候开办的，也记不住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生活书店的常客的。也许，是在她刚刚开张不久，喜欢书的我就把这当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驻足点。已经记不起，自己在这里消费了多少，但是，这里记载了我和我的读书故事。

年轻时的我，喜欢看些充满了历史风尘、人生哲理的文章，《读者》《读者文摘》《青年文摘》《演讲与口才》《文摘周报》类的报刊就成了我的首选。年龄稍稍大了一些，又想想学别人是如何写小说、写故事的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十月》之类的杂志又一次次地从生活书店走进了我的生活，敲击键盘的结果是将一篇篇废寝忘食的作品散发给天南地北的杂志，居然小有收获，有几篇竟然还被一些选刊类杂志选用，得到的稿费除了支付给生活书店之外，还有节余。由此，迈进生活书店脚步就越来越勤了。

老板也是个读书人，当他知道有些堆码文字的喜好后，便经常与我交流心得。记忆中，我看过邹姓老板的几篇作品，写的都是有感而发的对世事的观察，对社会的针砭，有如他一贯的几分幽默，也有如市井平民一般的几分喜剧，还有如芸芸众生的无奈。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篇博文，是一篇长长的祭文，洋洋洒洒数千字，他用谈心般的语言，从逝者生前对同事、朋友的一件件小事写起，把自己得到的真诚关怀融会贯通。我不认识逝者，可从他的文字中看到的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领导、同事、朋友、父亲、丈夫、儿子。当我称赞“这是一篇没有感情、没有文字功底、没有经历的人是写不出文章”的时候，老板显出了他平时的谦逊，白里透红的脸上又增添了一抹淡淡的红晕。

其实，在生活书店里，我更多的时候是感受到一种服务。阴沉的天气里，进入其中，老板及时打开电灯开关，让自己不愉快的心一下子就豁然开朗，亮堂起来。随手翻阅杂志时，扑面而来的书香，能让人忘记了时间的流逝。间或，老板还会推荐些好文章好书，分享各自心得。偶尔时，老板还会送上一份小礼物，如最新火车时刻表、想买又不想掏钱的过期老黄历。

2014年春节后的一天，不喜欢看书的儿子告诉我，生活书店要转让了。我以为是玩笑，脚步却迈出了家门，径直向生活书店走去。果然如是，老板已经开始清理书籍，门店上挂着“转让”字样。待老板证实了此事后，我虽然心中惋惜，却有心无力。书店生意不好做，是个无需证明的事实。

米易县城里的生活书店消失了，以后还有没有类似的书店出现我不得而知。我知道的是现在而今目下，米易没有生活书店了，就如她当初如何诞生一样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以后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选购我心仪的杂志。我有些茫然，又有些期许。

秋曲儿

□许永礼

虫鸣，蝉鸣，夜鸟，大雁缓缓飞过。这些都是秋天的音色。花落，叶飞，荷香散尽之际，树木枝干擎天。有道是西风卷帘，秋水奔流，苍凉间一夜潇潇的雨。

秋虫不光是指蟋蟀，还有瓜果地里的蝈蝈，菜园中的油蛉，篱落处的螻蛄，以及瓦片之下的蝓蝓儿。据说，秋天的蚯蚓也是会吟唱的，那就要待得雨后，夜半，贴着墙根才能听得到。自然，蟋蟀是昆虫里的音乐家，统领百虫吟唱，啾啾如诗，悠然成王。当你静坐在黑夜里，倾听虫声如雨，此起彼伏，宛若漫天的星斗为风吹落，坠入心底里。

蝉是属于夏天的歌手，入秋过后便渐行渐远了，捎带着些许的记忆的味道。唯有那鸟儿是不甘心的，四季轮回，白昼暗夜，它倾尽毕生的嗓音，就只为把心曲儿留下。倘若你站在黄昏里，举目向天去望那霞光里的雁队，定然能听得到气流翕动之声，洒一路悲怆蓦然成伤。

怀伤，是人生必经的历练，时间注定会划伤一些记忆的，使原本的繁华与热闹，变得门庭冷落，满目萧条。就好比这叶落花飞，荷香散尽，仅留一树枝干枯木朝天。但这些统统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叶落有声，花飞有色，声色奔流，你可否听得见。所谓静待花开月落，心中便有了乾坤。

静，是这世上最响的声音。她在事物的细微处，贴近心灵，亦唤醒良知，开启人的智慧。你在静中聆听，一叶绿意转黄，随风离开枝头；一瓣花香绚烂，最终摇落于大地。风响之声有如大地吹箫，草木拔节，宛若骨头在生长。秋雨飘摇之时，你便可以听见内心的呼喊了。

很多时候，我很羡慕庙堂中，庭院里，那些扫地的僧人，地上的花瓣和落叶，就好像这世上的烦恼，扫净了又来了，来了就要再扫。如此循环往复，也就有了耐心。耐心就是扫不完的地，却拂去了躁和乱，慢慢地看到万物枯荣，也就懂得了生命。清心的人是长寿的，至少他擅长与自己相处，至少，他拥有了时间的宽度，不会过多地陷落于冗长的琐事里。

是了，人生无异于花草，或繁花似锦，或叶落纷飞，都是值得珍惜的光景。假如你闭目聆听，可以听到花开花落，万物生长，再睁开眼睛时，便不再有烦恼和困惑，就连忧伤也变得颇有诗意。这便是秋曲儿给予我的感悟了。

现在，我坐在满园桂香的院子里，静待雪花触地的响声。